

下
孟
子
集
注

銅版
下孟集註



廣益書局刊行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再版

下孟集註

校閱者 王文英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實價四分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凡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

柷棬。柷音杯棬上圖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柷柳柷棬屈木所為者。庖匠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而以為柷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棬也。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為柷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國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

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濼回之貌也。告子自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

濼音黃

柷居 旅反 匪音 移揉 人九 反

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跟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

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

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為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

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學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緣底紛紛糾錯而此章之誤其本

視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蠢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析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

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外川 上聲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從彼 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

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 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 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

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 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者秦人

之矣無以異於者吾矣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愛亦有外

與者與嗜同犬音伏 言長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皆 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國舉而 不得其 正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 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

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 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

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

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

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

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艾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旨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

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

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

子且以為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

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思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思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真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

不同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

民之篇蒸詩作蒸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夷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入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二說皆不辯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克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

藉音借

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粦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麤音年耰音憂硯苦交反麤大麥也檢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硯庸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音贗黃草器也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

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

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

下管以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

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

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

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隨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保。○孟子曰。牛山之木嘗

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

處音
行

下 孟 卷六 告子 七 廣益書局校印

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相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鳥生畏也，日夜所息，謂氣化派行，未嘗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鬣，牙也。鬣，羊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不斲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

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

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矣，然

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焉。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收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濟，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

合音捨與平聲。孔子言。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

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過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故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入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量。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高。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下反。見音瓊。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猶一日

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

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重南德

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

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

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

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

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

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

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

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咄音

音翠

喪易

並去

聲

禮上聲

會音嗣。嗙呼故反。馮子六。也。豆木器也。嗙呼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也。乞人馬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以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

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畏之。由此三者蓋

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言三者

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嗙呼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

省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

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為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其放哉。

舍上聲。求上聲。求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

下

孟

卷六

告子

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直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故程子曰。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

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

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

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

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

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當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

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曰腹也。貴而大者曰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

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積音賈槭音忒場師治場園者
槭槭也積槭也皆美材也槭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

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
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
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

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禮則口腹之養脛命所關不但為尺寸
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

賤害
責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
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

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
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
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甚不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最為

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與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在形後。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取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

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之甚焉。○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

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之。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音仰。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息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

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萑音輝稗音蒲賣反夫音扶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

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

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毅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乃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

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

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

舍音捨

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木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

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於樓反卑也。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鈞帶鈞也。金本重而

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

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當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

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吳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是而已。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

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

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紵音珍，樓音婁。紵，戾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此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別。

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理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爰問曰：人皆可以為

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爰，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賞意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爰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

差楚 宜反

木驚音

分去聲

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雖則為無力人矣。

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

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鵬，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鵞，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

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去聲。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

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

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

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而節而曰：交得見於鄒君，可

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皆足為師。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

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

下

孟

卷六

告子

十七

廣益書局校印

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

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長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

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

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已

夫。高叟之為詩也。鬪與鬪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

親之過大而无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

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幾。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就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宋

榘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榘，口董反。宋姓。榘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

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

○

邶 蒲 味反

斷刑 堅二 音稅 強上 聲賂 古活 反舍 上聲

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檀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蔡攻展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救強賂不貪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

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君則不

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

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

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佐平聲相去聲

下同。趙氏曰季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迺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

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

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

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享故也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

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

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

者自為也夫人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

如此乎先後為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

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

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

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

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從其悔過還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入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前也滋甚若是

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見識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

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字聲百里吳事見前篇曰昔

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

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

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

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其妻哭之哀國俗化皆善哭髡以此識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

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

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

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

同 煩 膳音

子平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彼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去。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宜稅之所能識哉。尹氏曰。薄于稅。未嘗知。亦未嘗識。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三王夏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祀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謂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

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撻諸

括音 衰

故去聲上
帥所
外反
下帥
所律
反

官本
與春
秋傳
墮皆
作信

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闔同治去聲度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捨免服

飲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擄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迷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威葵上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

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

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敵所治反糴音收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上之會陳牲而不敵墮言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

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變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國也無遏糴隣國

凶蓋不得開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

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畏君

下 孟 卷六 告子

二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雖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誤哉。○魯欲使

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

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人事。凡出事先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

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

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

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持諸侯謂持其朝覲聘則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

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

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

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奪也言

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

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壁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

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

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會漢同苦樂。

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類，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

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

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養殖，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

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倫。無官有司是無君。陶以寡且不可以為

國。况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

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水。白圭為之築隄。壅塞之法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

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壅塞水處也。水逆行。

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壅去聲。水逆行者。下派壅塞。故水逆流。

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魯子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

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

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丑問也。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

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難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

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

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

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說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

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

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

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

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

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見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

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沈。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舉傅巖。或武舉之膠鬲。鬲當服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

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史記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疎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

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

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感。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養者。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去。輔弼之

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矣。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用窮拂。能堅人之

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

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終

背音 佩 坊本 橫作 衡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

量去聲

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不貳，修身以

造音起

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有理而言謂之天，有稟受而言謂之性，有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違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順受其正，

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皆莫之致而至于者矣。

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下 孟

卷七

盡心

一

廣益書局校印

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適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

者謂當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當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者多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

恥屢之累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械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

分去 聲 坊本 之實 句然 字通 下也 坊本 本作 矣 既習 矣坊 本本 既習 之

坊本亦通
下有

見音現

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

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

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主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也。○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

吾語子遊。句音鈞。好語音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

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

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

望其興道致治而令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著顯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孟子曰：待文

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

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

下

孟

卷七

盡心

三

廣益書局校印

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重。○孟子曰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屨之類。

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雖民怨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

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達道于農

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謂暱暱如也。庸功也。豈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夫君子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履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逸。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縱

斯來。勤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補塞其罅

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

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為法度禁令。所以制其

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

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足而君無不足

雲上 聲啼 料勿 反

苦讀 如監 音古 窳音 庚居 延反 罅虛

評反
關去
聲

豕音
始

處音
杆

狗本誤
獨坊

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

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廬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

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

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者，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

知去聲。疾，刃刀。疢，德慧者，德之意術知者，術之知。疢，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

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孽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

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

下

孟

卷七

盡心

五

廣益書局校印

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春春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命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箕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

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氏曰必功履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

下文明者此章言合品不同略有四等各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

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蓋音去聲下音高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

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歸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後所樂予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

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

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

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

覆去聲

作音

也

將坊

本或

作亦

聲 蠶去

餒 帑 委反

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釋見音現晬息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

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益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

益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

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也。益反。己歸。謂己之所歸。徐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

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

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

飢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

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畧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畝謂雜也。趙氏曰。

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微皆去聲。

易治也。曷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救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

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馬於度反。水火民

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君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

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

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

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

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

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

見音

治平聲

謂本作開坊

坊本 矧字 句利 天下 為之 句 賢者 坊本 作賢 人

之徒也琴尊勤勉之意言雖未至雞鳴而起琴尊為利者蹠之徒也蹠也欲知

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纔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

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謀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

以一毫利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

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

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去聲賊害也為我害

仁兼愛善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之所貴者惟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鄰都有關而

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

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

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

介為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阮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

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仞音乃。與

切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知勉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大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

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然，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乎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苟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

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商書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

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

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餐，七丹反。詩：饒風伐檀之篇，嘉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管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執問曰：士何事？塾丁念反。塾，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

天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高也。志，志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

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

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

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

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

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入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

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

亡無通

極非以為其
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曰。

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

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躡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

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父子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

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

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邠皆云。美文也。王

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

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瞭然見於。而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

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奉養之養去聲

處音

見音現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為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

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以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

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包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

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碁之喪，猶愈於已乎？

猶，猶也。孟子曰：是猶或紕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

紕，紕之，反。紕，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處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者，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

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

者何如也？

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且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

葬而未嘗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

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道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

厭音押

為去聲

聲源

音登

下

孟

卷七

盡心

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去聲 緣去

聲 殖坊

本作 植按

正韻 殖植

同已 坊本

作也 現音

去聲 見音

去聲 現音

去聲 見音

去聲 見音

去聲 見音

及之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留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

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入私竊也淑善也

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

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

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

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教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矢發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後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如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

語不能顯 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

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

聲 惡去

分去 聲差 音唯

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

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各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

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

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厚薄。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

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

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洽，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溥矣。不

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

下 孟 卷七 盡心 十五 廣益書局校印

知務飯扶晚及歡昌悅及○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派嚴長嚴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狃知所先後則

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備知人之所知猶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

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

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

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

召陵之師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

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數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其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

春音
衝楯

淳上

聲漂

音飄

行音

杭

兩如

字

乾音
千補

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 仁人無

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感。且畏不仁之心耳。

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 南

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

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

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

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

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

其為天下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入反。始音汝。袵之惡反。果說文作媯。高果反。飯食也。糗乾

備也茹亦食也衿畫衣也二女亮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

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聞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

視矣○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識察非常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一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

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

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足以能說千乘之國健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

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實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天下

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孟

飲去聲 以行 之行 去聲

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聘其私智以盜

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土民之心耶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

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土民而為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土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

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瀆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

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夔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得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

年不順成八蜡不道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

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自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重受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

坊本
程上

下 孟 卷七 盡心 十九 廣益書局校印

無圈 或上 有圈

當坊 本作 多

隕坊 本作 頌

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

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出重○孟

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危無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

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隔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徑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

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文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孟子曰賢者以其

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君民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昭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音曼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開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為間不用

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曼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開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者開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

紐泥
久反
徐與
遂通

觸音
出反

之曰以追豕追音堆豕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鐘是也豕者豉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豸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是

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

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絕紐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蓋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

其是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

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

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

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

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道也負依也山曲曰嵎稷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

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未

也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

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

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禀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

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

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

可惡則可謂善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矣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精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之盛而不可加矣大

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

之間觀其從於子毅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樂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

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孟子曰逃墨

胃音 絹 拒京 本作 距 井去 聲

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害。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

春闈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蓋闈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答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持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持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孟子

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散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

限之之法。亦比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

王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

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

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

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履織之者。屨。鞋也。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求之。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

慶與 慶同 音搜

踰坊 本作 窳

坊本 達上 無以 穿

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

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古聲與平聲。夫子如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處置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

物如此。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擇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

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

為。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醜。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窳之心。而義不可勝用

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窳。窳。踰。皆為盜之事也。能推其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窳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

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窳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入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

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以言而

不言。是以不言誥之也。是皆穿窳之類也。誥音告。誥。採取之也。今人以古取物曰誥。即此意也。便接隱默。皆有意採取於人。

是亦穿窳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窳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窳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

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做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慳而

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

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之死可矣。○孟子曰：說

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貌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貌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益也。堂

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

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槐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洽來去聲○槐桷

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文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然者何足道哉楊昏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孟子

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

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

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

何謂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

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轟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

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

必得。故思其次也。獯音緇。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
作行。獯作狼。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琴張名宇。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
前篇。李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子。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

狂也。萬章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
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克憚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

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愛者也。獯
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屬深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

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原同。荀子原惡字。皆讀作原。謂諛惑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愚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
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

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慤克
角反

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者。

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閤音卷。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覆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

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閤如奄人之卷。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

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

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頽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

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孟引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獮。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

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

善也。邪惡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惡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忘大而可與進，遠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都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

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若伊尹、萊朱，則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也。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

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

之。○散宜生，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遠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

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相去又近，然

有聞而知之者，子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解者，而又以見夫天

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

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弟頤、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天善治之道，以淑

下

孟

卷七

盡心

三十

廣益書局校印

稱去聲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輝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子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七終